

十四

42  
35  
42

祖述北伐

王敦之亂

蘇峻之亂

燕討段遼

謂宇文討

趙魏亂中原冉閔滅石氏

鑑紀正

通鑑記事本末卷第十四

祖逖北伐

晉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  
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鴉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  
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  
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  
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  
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  
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  
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四  
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莫得一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相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廬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又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柰何毀之又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爲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

造賊場受

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六月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大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哀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授祖逖節度尋復召哀還建康大興二年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州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

兵五萬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姚豹將  
兵至遂關逖退屯淮南虎徒川部衆五千戶于襄國留豹  
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姚豹分據陳川故城  
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  
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  
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餓得米以爲逖士衆  
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  
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  
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  
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國上官

已季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  
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  
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  
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  
謂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  
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并  
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  
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  
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  
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  
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

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

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秋八月豫州

刺史祖逖以戴淵後趙人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

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

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

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王敦久

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為平西

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約無紱御之末不為士卒所附

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

方鼎沸故遠來就此豈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

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

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

歸鄉里

末昌元年冬十月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

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

鄭之間復騷然矣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大興二年 初王敦患杜會難制謂梁州刺史周

訪曰若擒會當相論為荊州及會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荆

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諳已收

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

訪代廡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  
 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  
 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  
 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遣王環王琬以申厚意訪抵  
 之於地曰吾豈曹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  
 有圖敦之志守空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眾皆  
 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自是終訪之世  
 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  
 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為  
 右丞敦留不遣

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  
 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  
 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曰恃有功且  
 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  
 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踈外中書郎孔愉陳導  
 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  
 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  
 敦以為鎧曹參軍二人皆巧慧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  
 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  
 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

古者同姓諸侯天子謂伯父叔父  
官帝之後孫而帝官亦謂之伯父  
北屬六叔也

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  
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  
裁之以至今曰敦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鑑方面  
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其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  
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患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  
荆襄廣  
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  
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  
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  
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  
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相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  
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

未見知耳鈆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  
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  
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  
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  
為鎮北將軍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  
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  
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  
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  
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  
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

向者魏倫守其節忠之志  
往之國之為其外而教同  
是相游其志也

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  
以驃騎將軍主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  
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  
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  
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永  
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  
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  
極哀曰嗣祖祀馬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  
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祐之  
兄孫也曼鯤終日醺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  
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

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木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  
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  
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  
臣稱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  
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  
深垂三思則四海永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  
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  
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  
逆方朕大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  
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棄輕舟  
逃歸而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



後似大說頭白類高前廣後  
合而散於人政以為向

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頭曰不然而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  
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  
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  
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  
武昌諫止敦敦驚曰其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  
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其侯作公雙  
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  
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  
常愧之合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  
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  
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離說

誰王承請承為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  
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惺為長  
史會惺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  
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  
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惺曰大王不以惺兄弟狼狽親  
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鄧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  
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離  
以惺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  
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  
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  
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虓望討斬之以徇四

大服謂非心服持以虛文示相臣服也

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憲至襄陽說其卓曰劉太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關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許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禍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募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憲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以三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以三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

教兵以受不若欲圖遠望上以自振勢不相及也

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籌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疆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舍所能禦哉邇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權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荆江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

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  
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皆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  
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厲鬼未為  
宗黨之耻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  
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  
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  
南平太守夏侯承宣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  
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  
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  
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赴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  
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陽太守魏又將軍李恒帥甲卒

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取說譙  
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  
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  
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其卓欲留鄧騫為參軍  
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  
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  
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言吾以宗室受  
任志在殞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  
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帝  
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  
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

色司空董帥其從弟中領軍遂左衛將軍庾待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顧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異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跌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顛為尚書左僕射王遂為右僕射帝遣三廩往諭王敦敦不從而留之

廩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為右將監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苴草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郎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顛郭逸盧潛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

鞞諫曰陛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鞞乃止  
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  
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  
欲得我處當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  
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  
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  
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  
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  
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  
殺送首於敦陳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  
官詣石頭見敦敦謂冀州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冀曰豈

取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冀曰  
見形者謂之道禮成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  
周顛自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  
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  
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  
欲更議所立王意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  
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  
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獲聲色俱厲嶠曰  
鉤深致遠蓋非殘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為  
信然後謀遂沮帝召周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

言多改有詞深致遠才而足  
事報所以能教不勞也

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顯曰二宮自如明詔  
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顯避敦顯曰吾侍位  
大臣朝廷喪敗豈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  
猗嘗為臺郎台郎印性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顯棄  
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  
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求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  
曰周戴南北之望且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  
司止應令僕邪世為台令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荅丙  
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顯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  
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  
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

用敦淮南人戴淵廢陵人君以兩  
波之冠冠當時

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憤然矣敦怒曰君處疎  
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眾莫敢  
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於旨便以擊鼓  
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鯤為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顯被  
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領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  
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  
者皆為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  
彬勞敦彬素與顯善先往哭顯然後見敦敦恠其容慘問  
之彬曰伯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比  
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

無害也亦非阿黨而放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  
 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  
 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  
 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  
 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  
 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救已之表執之流涕  
 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召此良友沈  
 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  
 邛為敦參軍敦使邛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  
 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  
 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待者方後同出軍計方回出軍稍留累旬不

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爾想便旋卓軍卓聞周顛載  
 淵死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  
 子無恙吾據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經據武昌敦  
 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  
 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  
 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  
 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  
 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  
 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疆塞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驕擾舉  
 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羲為太宰加王  
 導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

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  
 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  
 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  
 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主上側席得見公宮省得見公宮省  
 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  
 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  
 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綬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  
 長沙申明也款於承魏弼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  
 崎間出來救皆為邏者所得又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  
 克建康其卓還襄陽外援阻絕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  
 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又殺之又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

周綬由是獲免弼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而  
 令弼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  
 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又拔長沙承等皆被執又  
 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臨死為  
 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  
 皆奔散惟主簿相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景服為僮  
 從承不離左右又見相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  
 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  
 延途三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怏慨曾無懼  
 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  
 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



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又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之又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位其卓家人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首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恣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爲鳳爲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請無不死者以諸葛瑾

鄧岳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王敦自領寧益三川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虞卒王敦以下郢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正諒爲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

十一月以臨穎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帝憂積成疾閏月己丑

崩司空王道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明帝大寧

劉良又選注曰班固請執劍而從行者也  
尚有諸說也

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  
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也  
于湖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  
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  
又殺弟耶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拜鑒兖州刺史都督揚  
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  
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  
考其實豈勝滿武秋刑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懿懷之廢柔  
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  
鑑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

嘗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王敦從

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慧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  
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  
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  
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急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  
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  
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荆  
州刺史監荊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為江州刺史 會稽內

此封東萊縣在元始子桓清源亭  
侯樹亭武原縣在元始亭都御  
侯元始子桓烏程縣在元始亭

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彊盛具主莫與為比王敦忌之敦  
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顯之死心常  
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為嗣嵩嘗於眾中言應不宜統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王敦之亂 十一

兵敦惡之與與札兄子延晉為敦從事中郎道士李脫以妖術惑眾士民頗信事之

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延與李脫謀為不軌收嵩延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靈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

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謀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專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眾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僕保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

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

奏令二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嶠為左

司馬嶠乃<sup>作也</sup>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

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

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用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

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

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

六月表嶠為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

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

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

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

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讓帝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未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卜敦守石頭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都督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卜壺行中軍將軍都督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

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天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下畏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并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有罪人無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二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雀敦

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温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眾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

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温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橋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阿橋已絕大怒

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謀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物制不遂遲還藩武昌今乃與大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王聰明德洽朝野凡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

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爲三合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郝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途順乏勢何憂不可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不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暉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礮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

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質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瑾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植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弊厚言其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楚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

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  
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  
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奔東以五年西軍之力十  
道俱進衆寡適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  
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劉  
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  
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  
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  
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  
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  
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及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

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死况何爲與  
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  
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  
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  
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豈可因  
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  
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  
宜歸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觀  
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  
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沉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  
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

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  
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  
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  
敦黨悉平充子致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  
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沈充  
首同懸于南橋郗鑿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  
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  
收葬於義為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  
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  
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  
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

在中原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  
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執其夫仇  
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  
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太義滅親  
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  
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復不仁忍行  
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  
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  
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違晏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  
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  
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



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都臣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羨領太尉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為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其庶戴淵周顛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免尚書下庶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致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謹宜與周戴同例都監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監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濂蔡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及時所休都

吾初四征四鎮在將軍乃得府約于  
西將軍身爲清望南府

下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  
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裁庚  
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  
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  
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  
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溫  
嶠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  
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  
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  
艱庚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爲廣  
州刺史孚或之子也 冬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

是宗兄弟也宗言此傷承言  
保傳宗叙敘承叙官也

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  
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爲  
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三千緡超演皆廢爲庶人免太宰  
西陽王羨降封弋陽縣王太宗正虐胤左遷桂陽太守宗  
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傅亮一旦前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  
宗黨下聞亡奔蘇峻亮符峻送胤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  
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  
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  
懼變色

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  
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言

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卜壹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壹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不謂言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知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清毅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亮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

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為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去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

兎既死猶大言息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疆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請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逃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壹爲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胤督三吳等諸郡軍事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

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師戒嚴假使高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爲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衛將軍侍中褚裒與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禪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安安幸未幾建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十一  
尋退保廣德是日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  
赴難詔以北寇不誅

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韓隲韓晃襲司馬流于  
慈湖流素懼怯將戰食久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  
帥祖暉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濱登羊渚軍于陵口臺  
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  
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按來宜伏  
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  
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  
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妾入居宮內詔以下壺都  
督大柳東諸軍事宜待中鍾雅同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

于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下壺帥  
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守者一時  
蕩盡壺背擁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  
矜壯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  
孝子夫何恨乎卅陽尹手曼勸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  
周導盧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于宜陽門內  
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惔條翼及郭默趙胤俱  
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  
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烈兵相刺  
掠亮左手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  
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  
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裒即入上  
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晔荀崧尚書  
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以劉超爲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  
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屋蕭  
然峻兵旣入叱褚裒令下裒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  
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  
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  
彬等皆被播糠令負擔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苦草  
自彰無草者坐地以上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  
旣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執必破臺城自非戰  
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代時官而

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佐物稱是峻  
盡費之太宮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  
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蓋早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  
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  
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  
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許柳爲丹陽尹馬雄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  
王羨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羨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  
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群奔會稽至浙江  
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漚蔭覆之吟嘯鼓枻  
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

在此人以為醜不疑之冰僅免峻以待中蔡謨為長國內  
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  
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  
州刺史都監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  
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  
奉之分兵給亮 三月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庾亮溫  
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  
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會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  
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  
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兄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  
推之嶠乃遣督護士愆期詣荆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

以保為盟至之亮嶠列名上尚  
居

侃猶以不預禱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疆  
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宋僕當先王使  
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此  
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  
當外示不與况自為携貳邪宜急遣信改書言必應俱進  
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  
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眾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  
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遣龔登還嶠遣  
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  
言於州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上路次惟須仁公軍  
至以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

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威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傾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如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其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聲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其焉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舒期

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都鎔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開行謂温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温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



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遠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勗金紫光祿大夫華恒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受繼繼朝夕臣節愈蹇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啟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贍守留臺遠近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

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爲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甥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繫其環珮以爲軍資謨以庾冰嘗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守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背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渡軍

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  
 乘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陶  
 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鑿都督揚州  
 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節節度鑿帥眾渡江與侃等會  
 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民侃等舟師直  
 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  
 見士眾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眾也庾  
 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  
 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  
 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戮王彰至曰彰  
 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彰為小人今

王彰為君子殷融為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懷

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宣

且與通使以紆言以紆多通使將受命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

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

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

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猶桓侯之不負

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

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眾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

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

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

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

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  
 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  
 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虜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  
 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言宜宜言宜雖晚猶勝不  
 也侃乃令鑿與後將軍郭默遺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  
 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  
 祖渙桓撫龔溢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  
 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  
 宣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  
 箭血流滿韉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温嶠寶進  
 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

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  
 攻壽春秋七月約眾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  
 歸蘇峻腹心路永匡術竇崇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  
 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  
 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携二  
 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侃温嶠等與蘇峻久  
 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  
 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  
 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嶠  
 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  
 盡督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飲

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  
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往來殄賊不  
為晚也嶠曰比師克在積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  
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  
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  
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  
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  
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  
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人心必  
且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  
能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撫為南北勢援前既已

下勢不可違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  
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克  
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  
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不恨  
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  
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  
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  
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汙郭默深潛突圍  
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  
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  
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方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

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疆寇在近眾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眾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以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温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被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縛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眾大潰後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

自守温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慶亭壘督護李閔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含修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眾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曉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躡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

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免 冠軍將  
 軍趙胤遣部將其苗擊祖約于歷陽戍長約夜帥左右數  
 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眾出降 蘇逸蘇碩韓晃并力  
 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秘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千人晃謂  
 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鬪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鬪晃笑  
 而退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  
 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温嶠擊斬之韓晃等  
 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殺死者萬  
 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頭奔温嶠船羣臣  
 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并其子播充孫松及  
 彭城王植陶侃等建議有積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

為可討王敦時假許其自石鏡中奔  
 也并

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  
 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  
 等貳於已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  
 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  
 等輕軍西趨故鄣郗鑿遣參軍李閔追之及於平陵山皆  
 斬之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原為宮温嶠欲遷都豫章三  
 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  
 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  
 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  
 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  
 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裒為丹陽

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裴收集散亡京邑遂安三月  
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  
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郗鑒爲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爲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  
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壺及二子珍旰  
栢彞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路永匡術賈纂皆蘇  
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  
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  
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  
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  
王導殘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費用不給乃留

省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  
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  
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  
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  
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  
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  
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  
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  
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効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  
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鎮蕪湖陶侃溫嶠之  
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

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  
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  
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  
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  
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  
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顧復坐觀勝負人臣之罪  
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  
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燕討段遼詩序文附

晉明帝太寧三年冬十一月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爲段牙

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  
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爲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  
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  
水所統胡晉二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慕容廆卒六月  
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慕容皝初  
嗣位用瀼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  
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  
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皝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  
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嚮有功此乃天贊  
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辨以爲雄才難制吾豈可



坐而待禍郭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冀收其  
 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  
 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况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  
 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所疑伺其間隙  
 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  
 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  
 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孰孰未之信  
 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孰賜  
 昭死遣軍祭酒封奕慰撫遼東以高詡為廣武將軍將兵  
 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將軍子司  
 馬遼東侯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孰兵大敗幼稚軍

皆為仁所獲壽嘗為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  
 遼東城以應仁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  
 軍平原乙浼遼東相太原韓嶠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  
 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孰追思皇甫  
 真之言以真為平州別駕

九年春二月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  
 駕龐鑿領遼東相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  
 與慕容翰其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大慕輿並井力拒  
 宗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  
 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  
 涅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谷孰遣慕容苻及

司馬封奕等共救之。孰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務慎重，審已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孰多種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日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

夏四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冬十二月，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鑿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孰欲悉阮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孰乃止。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安輯遺民。十二月，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禹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二年春正月，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

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  
孰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孰曰吾計已決  
敢沮者斬壬午孰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  
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  
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  
追及孰至仁以為孰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孰自來謂  
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衆陳於城  
之西北慕容暉帥所部降於孰仁衆沮動孰從而縱擊大  
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孰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  
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孰執而斬  
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容稚休壽郭元翟楷龐鑿皆東走

幼中道而還孰兵追及楷鑿斬之壽元奔高麗自餘吏民  
為仁所誣誤者孰皆赦之封高詡為汝陽侯 夏六月段  
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孰詠起武興都尉張萌擊擒  
之遼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歸  
攻安晉以為蘭聲援孰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  
孰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孰遣司馬封奕帥輕  
騎追擊大破之孰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必將復至宜於  
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  
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奕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  
伯保

三年春三月慕容孰於乙連城東築柰好城以逼乙連留折

衝將軍蘭敦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軍數千兩輸乙連粟蘭  
 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  
 夜襲甄子遵於興國城遵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  
 眷及遼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甄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隣  
 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甄有才德而我  
 與之構怨戰無噍息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  
 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  
 裕為北平相 段遼數侵趙邊燕王甄遣揚烈將軍宋回  
 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眾以會之并以  
 其弟寧遠將軍汗為質趙王虎大悅厚加尉答辭其質遣  
 還密期以明年

四年春正月燕王甄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  
 擊段遼募騎勇者二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  
 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挑豹為橫海  
 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師舟師十萬出漂渝漢支雄為龍  
 驃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師步騎七萬為前鋒以伐  
 遼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王甄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  
 段遼將追之慕容翰自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  
 燕闔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  
 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  
 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眾追之甄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  
 斬首數千級掠五千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

臺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耻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弟蘭旣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群盧湛崔悅等封府庫請降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詳前卷功封賞各有差徙改國民二萬餘戶於司寇交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

皆擢叙之楊裕請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爲奴虜走今爲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于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即拜北平太守夏四月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尊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攢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城周內史崔壽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

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濠之兄子也冀陽流寓之士共  
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是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  
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  
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大姓王清  
桀密謀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泳皆釋之  
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  
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  
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  
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毅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  
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  
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關山京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

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  
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恐懼事之安危  
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強以厲將士不宜示  
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  
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  
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  
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頃兵  
積日震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  
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綠城慕輿根桀  
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  
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

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趙之攻棘城也燕右  
 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為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  
 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  
 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  
 効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  
 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  
 州之衆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  
 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衆萬餘屯  
 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十二月段遼自  
 密雲山遣使求迎于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于燕趙王  
 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敵  
 不可輕也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為秋司馬燕王  
 皝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  
 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  
 走得免陽裕為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  
 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  
 為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  
 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  
 為左常侍以崔比之妻之女妻之皝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  
 賓之禮以陽裕為郎中令

五年夏四月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  
 送遼首於趙冬燕王皝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

誦功

燕王皝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六年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卧自

便利或被髮歌咏拜跪乞養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

故得行來自逐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

亂以猜嫌出奔雖在它國常潛為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

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領之而已皝曰翰

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為之造

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

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

曰吾父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吾婦曰陽愚以誑汝

本後贈新武詩報不能詳

吾之故藝猶在無為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

翰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汝去我百步立汝乃吾

射之一發中者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

發正中其環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八年冬十月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彊盛日久屢為

國患今逸豆歸慕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

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

彊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

去國密邇常有闕關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已必乘

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未多留兵則不足

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



自守之慮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

魏帝建元元年春二月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爲皝畏之醜飲縱獵不復設備皝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白兔盡俘其衆

二年春正月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以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強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吉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以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令慕容軍或容

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容興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自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闕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

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詡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安用之詡默然初逸豆歸事趙其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聘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爲變燕王詡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旣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爲國家蕩

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白氏

晉懷帝永嘉五年初石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成帝咸和五年春二月後趙王勒以其子宏爲大單于中山于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仰成

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後趙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惜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從七年夏四月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王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

安忍久爲將帥威振外內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冲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爲家禍也它日光承間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具

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吳爲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爲不亡乎孫權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取取常有自滿之心近於東宮待晏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嚴震之權過于首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不悅

八年夏六月趙王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恩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于蝗所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象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恩周霍勿爲將來口實戊辰勒卒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璜中書令徐光下廷尉召邃使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

之常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大赦殺程遐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已亟備儀衛虎葬于高平陵謚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爲虎所誅秋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籍爲前鋒將軍又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鑿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從平原王斌爲章武王

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職以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疎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可爲者臣請奔兖州挾南陽王恢爲盟主據廩丘宣太后詔於牧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爲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兖州不克南奔譙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爰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

母程氏爲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功。趙主勒養以爲子。劉氏有膽略，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妬忌。更過之。趙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氏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墪。金墪潰，獲朗，則而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步躡衆二萬爲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還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衆，退屯渭內。生遂棄長安，匿

於鷄頭山。將軍蔣英拔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磨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還襄國，大赦。趙主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

九年春三月，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里羌，與北羌王薄句太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之。句太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爲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虎遣使誅郭敖。秦王宏有怨言，虎幽之。冬十月，趙主弘自齋，璽綬詣魏宮，請禪位於丞相。

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邪弘流涕  
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  
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  
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英持節入宮廢  
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  
篡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  
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曰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  
天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于崇訓宮尋皆  
殺之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  
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  
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

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瓌安為侍中  
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昫為尚書左僕射魏郡申  
鍾為侍中郎闔為光祿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  
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

咸康元年秋九月趙王虎遷於鄴鄴大赦  
奉天竺僧佛圖澄

二年冬十一月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  
十二月皆成大武殿其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  
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瑠  
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為金蓬  
華以冠帳頂又作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

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  
 史及雜伎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  
 巾執錦袴金銀鏤帶教女騎者又織成鞞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  
 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  
 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  
 駝飛廉於鄴載以車輪纏網車轍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沒  
 於河募浮沒在河中浮沒者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用牛百頭鹿盧引之  
 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為之赦二歲刑  
 資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  
 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  
 乃止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及魚以佐食復為權豪所

奪民無所得

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  
 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腰斬成公  
 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立  
 其后鄭氏為天王皇后太子邃為天王皇太子諸子為王  
 者皆降為郡公宗室為王者降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  
 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  
 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  
 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  
 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每



有所開白虎志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志曰何以不白誚責咎捶月至再三遂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秋七月遂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遂遂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遂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遂呼前與語因抽劔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遂

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官豈可遽去遂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遂為庶人其夜殺遂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

五年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

六年春三月趙王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

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啓白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

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

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預政庶人遂以預政致敗覆車未

遠也且二致分權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人也

虎不聽中謂者令由扁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  
 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  
 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以下率皆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  
 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  
 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  
 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  
 目

八年冬十二月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  
 洛陽三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  
 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  
 為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

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  
 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具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  
 自言姓名應議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  
 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  
 兆韋謏諫曰陛下忽天下諫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  
 之變雖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吁嗟盈路  
 殆非仁聖之所忍為也虎賜謏穀帛而興繕葺繁游察自  
 若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  
 書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  
 本根宣使離為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  
 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

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釁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四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帝建元二年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主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爲天玉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旣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 虎作橋於靈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匠而罷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爲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

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楊徐之民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緩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逮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

二年夏五月趙中黃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會人雨生譖軌不修道路又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萬餘口以實後宮聖帝明

並逸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旦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子遺虎復命秦公韜繼出自并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邑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激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

四年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杯牟成趙生曰凶豎傲復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茂不濟矣杯等許諾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四  
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  
杯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  
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  
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變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  
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  
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  
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憐宣  
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  
使收楊杯牟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服虎悲怒彌甚囚  
宣於席盧以鐵環穿其頤而鎮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  
號震動宮殿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

王之所為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  
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震震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  
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况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  
如後代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眾望虎  
雖不悅亦不之罪為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  
立私論朝政之瀆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觀  
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三年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  
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為不足采發前代陵墓取其  
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  
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

萬乘運土築塹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鐘石  
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  
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  
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昌柱  
調之以駕芝蓋天朝會列於殿庭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  
於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  
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  
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  
弄孫自爲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爲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  
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圍宋燧火如晝命勁  
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

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爲慧星  
下掃鄴宮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未置鹿盧穿  
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  
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頰鹿盧絞上劉霸  
斷其手足斫眼潰睛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  
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  
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  
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  
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  
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斮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  
以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

侍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九月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邳也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姝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

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真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爲太子以劉昭儀爲后

五年春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大寧諸子皆進爵爲王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至鄴求見虎虎病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坐於爲逆旣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女若子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夏四月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

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  
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斌時  
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  
也斌素好獵嗜酒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  
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  
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  
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  
恨不見之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  
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與兵馬或言之爲  
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  
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愾眩而入

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爲太保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如霍正九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  
作矣吾無爲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劉  
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  
以彭城王遵義陽王贍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  
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  
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  
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爲己副彭  
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  
武衛將軍王纘等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  
殿下爲嗣正以末年昏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

乞活李暉田徽



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  
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五月  
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師各陽之衆往會  
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于蕩陰戎  
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搢士皆白彭城王  
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  
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  
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冲幼  
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  
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  
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前錢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

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唐惠遵環甲曜兵入自鳳陽門  
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  
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  
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卽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卯  
封世爲譙王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使復  
興位尊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  
衍爲皇太子以義陽王襲爲侍中太傅沛王冲爲太保樂  
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  
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  
大如孟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  
御燒者太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冲鎮劍閣遵

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于苑鄉遇遵赦書冲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慕弑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施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兵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阮共士卒二萬餘人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雋曰石虎窮凶極暴夫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四縣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苻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雋以新遭大喪無許霸馳詣龍城言於雋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城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雋曰鄴中雖亂鄧恒據安樂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虜龍山徑險狹虜棄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何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雋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

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亂猶日之消雪也  
大王自卜世以來積德累仁兵疆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  
未瞑目于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  
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  
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  
冰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  
比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  
意折衝將軍莫與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  
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  
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  
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乎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雋笑而

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  
陽鶩爲輔義將軍誦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  
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誦武戒嚴爲進取之計 初趙主遵  
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旣而  
立太子衍閔恃功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  
夷夏宿將皆懼之旣爲都督惣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  
士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遵弗之疑而更題名  
善惡以控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  
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  
陽王鑾樂平王苟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  
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鑾等皆曰宜然鄭

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鑒  
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  
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兵三千人執遵於南臺  
遵方與婦人彈碁閔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  
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并殺鄭太后  
張后太子衍孟準主鸞及上光祿張斐鑒即位大赦以武  
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  
書事郎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  
諶爲中書監 趙主監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  
軍張木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僞  
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殺苞新興王祗虎之

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  
閔閔農以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  
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  
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自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  
結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  
千餘人將升臺拔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  
伏都曰天子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衛士以討之謹先  
啓知鑒曰即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正觀卿勿慮無  
報也於是伏都誅帥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  
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殺已馳招閔農開門內  
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

觀者以下詳謂天子爲官天子  
有時自也

至瑤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  
 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簡  
 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鑿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  
 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  
 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救城門不復相禁於是  
 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  
 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  
 官悉拜牙門一月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  
 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滿城外悉為  
 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音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  
 者誅之或高鼻多須濇死者半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古石氏之迹詔以識文有  
 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  
 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石寧武衛  
 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  
 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張賀度據石濟建義將  
 軍段勤稼黎陽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  
 據陳留姚弋仲據滎頭蒲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皆不附於  
 閔勤末杯之子龕蘭之子也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  
 承閔書誅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眾歸鄴蒲洪使  
 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  
 張舉王朗帥眾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與戰於城北

閔操兩刃不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二萬討張賀度于右瀆閔月衛主鑿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處廢堯為奴并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潁頭弋仲帥眾討閔軍于混橋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民衰微遠竄江表豈能忽取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二月燕王雋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徙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蠓螭寒雋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為前驅命慕容垂本名山本名通道留世子曠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為大司農與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陁趙征東將軍鄧恒懼焚倉庫棄安樂道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劔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雋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劔與恒走保魯口乙巳雋拔劔執王佗斬之雋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為暴雪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劔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

也乃釋之雋入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  
 范陽太守李產欲為石氏拒燕眾莫為用乃帥八城令長  
 出降雋復以產為太守產子績為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  
 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  
 恐終難相保徒為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  
 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  
 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為賊了無  
 意識重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為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  
 慮諸將不與已同心或至非意乃遣績歸績始辭午往見  
 燕王雋雋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耶  
 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

謂其身為官身言委質其君身非君有也

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雋悅善待之雋以弟宜  
 為代郡城郎孫泳為廣甯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素甲于  
 雋使中部侯釐慕與司督劍中留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  
 軍至清梁恒將鹿勃旱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  
 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  
 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情謂慕與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  
 之根正色曰我眾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  
 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為  
 王破之雋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雋出營外屯高冢上根  
 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阜李洪徐整騎隊還  
 助之早乃退走眾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

卒死亡略盡，馮引兵還。魏主閔復姓冉氏，初閔父瞻，內黃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陣，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胤、明、裕皆爲王，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于襄國。敗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千，并尚書令王護、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

勅廷不應。六月，趙汝陰王琨連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破於陽會之。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六年冬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全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七年春二月，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主。遣太尉張舉之師於燕，許送傅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之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誠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



爲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臬擒以來不  
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王雋遣御難將軍悅  
綰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雋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  
郎廣賓常煒使於燕雋使封裕諾之曰冉閔石氏養息負  
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  
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  
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  
金爲己像以上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  
者皆言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姦偽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  
者乃假符瑞託著龜以自重魏王操符璽據中州受命何  
疑而更反眞爲偽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

曰在歎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  
子遺時有逆涌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  
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無所不可况一璽乎雋猶以張舉  
之言爲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執恩無  
爲徒取灰滅煒正色曰石氏倉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  
不克而汝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  
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謀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  
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  
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  
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雋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  
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

趙膽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雋雋乃囚煒於龍城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申閔遣車騎將軍胡陸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覆覆皆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舉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瀆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

晉文帝曰臣等為族誦胡皇

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敵沮眾者斬乃悉眾出與襄現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踐布駢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現縮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眾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怒饒父子贖韋謏大司徒姚襄還灑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初閔之為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日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氏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瀆禁

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  
 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祗使其將劉  
 顯帥眾七萬攻鄴軍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  
 召王泰欲與之謀泰志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  
 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官謂左右曰王泰為也巴奴乃公豈假汝為  
 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悉眾出戰大破顯軍追  
 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  
 閔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反入秦者閔殺之房其三族  
 夏四月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眾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  
 為渤海太守故太守劉彥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奔之從  
 弟也別聚眾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

王傳使封奔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陟討準放開瞻之子也  
 奔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以久會遇  
 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為  
 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奔即出見奔於門外各屏騎乘單馬  
 交語奔與論叙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  
 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有視也秦不可不盡所懷再閔乘  
 石氏之亂奄有成實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  
 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奔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  
 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  
 有道再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  
 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

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外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齊每左右治身者給使張安有勇謀齊豫戒之侯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鞅因挾之而馳至營齊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雋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右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劉顯弒趙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魏王閔焚祗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主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襄國 八月燕王雋造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恪

南鄉常山軍于九門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士豪數十家詣館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縮還自襄國雋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燁有四男二女在中山雋釋燁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燁上疏謝恩雋手令荅曰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之意邪天且念卿况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能綏撫中山遂安 冬十一月逢鈞亡歸渤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衆稍散遂來奔

八年春正月劉顯攻常山魏主閔惲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魏閔擊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駟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請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蕡

特進郎閔相謂曰豈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于安喜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丙子及於魏昌之廣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起陳諭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旣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五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

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曰行千里閔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為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羣執董閔張溫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只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雋命恪鎮中山已卯冉閔至薊雋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木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吳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邪雋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慕段勤阻弟思聰舉城降甲申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龍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將及太子智閉

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五月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倚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庚寅燕王雋遣廣威將軍慕容暉殿中將軍慕容輿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雋謂閔為崇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倚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

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出壘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秋七月壬午聞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儁遣慕容恪封奔陽騫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南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犇于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及乘輿服御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卽肅皆自殺燕王儁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濱侯以申鍾爲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

至建康百僚畢賀冬十月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儁以王擢爲益州刺史夔逸爲秦州刺史張平爲并州刺史李歷爲交州刺史高昌爲安西將軍劉寧爲車騎將軍慕容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興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爲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儁儁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國相封奔爲太尉左長史陽騫爲尚書令右司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張恂爲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儁卽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爲

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為太祖文明皇帝時嘗使適至燕  
 雋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戎承人之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  
 改司州為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為尚書  
 專委留務





